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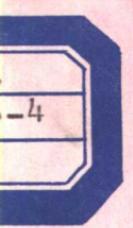
〔意〕阿达·台拉·托莱 著

方为文 译



父母亲的错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父 母 亲 的 错 误

[意]阿达·台拉·托莱著

何为武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da Della Torre
GLI ERRORI DEI GENITORI
Editori Riuniti

本书据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84年俄文版译出

父 母 亲 的 错 误

[意]阿达·台拉·托美著 方为文 译

社会科 学文 献出 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25 字数6.6千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9 000

统一书号：7419·005 定价：0.65元

前　　言

应该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对儿童进行教育时，经常会犯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只有一部分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努力改正错误，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坚决否认自己会犯错误。一个做母亲者的操劳和教师的职业，使我对家庭生活具有丰富的经验，进行了仔细的考察，也使我做了种种有益的对比，研究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准备在这里剖析和说明一些父母亲们都感兴趣的典型错误和情况。

我的剖析不是对所有情况都能适用，我列举的实例有时是随意选取的，因为我所依据的是个人经验。此外，天下没有同样的家庭，也没有同样的儿童，即使他们是孪生兄弟，更没有同样的事件，即使它们十分类似。

我想强调的是，缺乏自我批评常使我们产生错误的行动。谁以为自己的教育已经十分完美、全面，那他不会是一个好的教育者。大家知道，自我反省，自我改进，从来为时不晚。

同意这种说法，就会认识到自己在教育方面的弱点，努力设法克服这种无知状态，注视儿童发展的过程，同儿童一起成长。当然，必须竭尽全力，因为飞逝的岁月会大大减少我们进步的可能性。

教育儿童是教育自己的最好手段。当我们和他们在生活中共同前进的时候，我们就会以儿童们的眼光去观察他们周围的世界，我们认为平淡无奇的那些事物就会具有出人意料

的内容和惊人的含意。自我教育会丰富我们的知识，帮助我们尽量少犯错误。

我研究的题目，在《父母亲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都已经探讨过了 曾经引起读者们很大的兴趣。父母亲们纷纷来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有人表示异议，希望澄清某些问题。这使我想到，应该扩大那些文章的题目，把那些文章有机地联系起来，结合成一个整体。

目 录

前言

拘泥于传统	(1)
一、滥用权力.....	(1)
二、家庭民主.....	(6)
自 私	(16)
一、当我们是自私者的时候.....	(16)
二、父母亲的坏脾气.....	(27)
三、自我宣扬.....	(34)
懒 惰	(42)
一、不负责任.....	(42)
二、性教育.....	(47)
不谦逊	(53)
一、朋友们和初恋.....	(53)
二、朋友们和我们.....	(60)
三、孩子们和我们.....	(68)
原则性	(80)
一、放任自流是错误的.....	(80)
二、在家庭中.....	(84)
三、学校.....	(87)
四、结论.....	(90)

拘泥于传统

一、滥用权力

孩子们对父母的爱

这是一种世界上最强烈的爱。大家认为，父母亲的爱是神圣的，高尚的，无私的，但日常的观察告诉我们，孩子们的爱比父母亲的爱完美得多。这是一种幸福的、无法抑制的、无限的和无忧无虑的爱，完全相信所爱的人是完美无缺的，并且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我指的是还没有个人阅历的孩子们。在他们看来，世界充满着可以触摸到的美妙事物，在那里居住着近乎神仙的父母亲，他们喂养你，爱抚你，温暖你，教育你，帮你克服任何困难，治好你的病痛，排除种种障碍，及时防止你跌倒，鼓励你，处罚你，甚至责怪和拍打你碰到的东西。

只要没有哪一个大人背叛他，或者孩子没有觉察到有人背叛他，那么这种绝对的信赖是不可动摇的。可是这里潜伏着危险！其结果不会立即显现出来，但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孩子不象以前那样乐意接近大人，相反，他的情绪很坏，他躲藏起来，他变得羞怯，甚至很胆小。我们发觉孩子第一次小小的撒谎，往往是莫名其妙或不大公平的处罚的结果。于是孩子们开始把秘密不是告诉父母亲，而是告诉他的同龄人，因为孩子们已经通过自己痛苦的经验知道，父母亲

的态度很生硬，可能会嘲笑他。

孩子们渐渐地，往往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着这些变化，虽然有时他们也有痛苦的发现，并且感到失望，那是在他们知道大人们不和睦，争吵和说人坏话的时候。

孩子们对这些情况的分辨，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要早得多和深刻得多，他们的感受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烈得多。而我们却认为他们还太小，什么也不懂。在父母亲看来，孩子们只有长大以后，才会留心听大人们的谈话，那时，大人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套非常有害的话：“孩子们不该听大人谈话……”，“这孩子们不该听……”，“出去吧，我和爸爸要谈谈……”。

在孩子们的小脑袋瓜里不由得产生了怀疑的阴影（暂且还只是阴影，但是它令人多么痛苦！）——阴影的出现令人感到不愉快和厌烦。在孩子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他以前顺耳听到过的另一些话：“不，我不能，我怎么也不该生孩子”，“这些孩子把我搞得多累呵，我精疲力尽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那我就能……”。

父 母 亲 是 主 角

当着孩子的面，说一些过分渲染和夸大的话是太司空见惯的了。由此使孩子形成一种印象：他们是个负担，他们成了累赘。孩子们害怕被遗弃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上小学的女学生，由于放学后父母亲没有来接她而痛哭流涕。我还看到过，一些孩子在野餐快结束的时候，急忙奔向汽车，好象大人真的会把他们丢在空旷的田野里。

没有必要言过其实：应该不断检点自己的行为，掂量每一句话，每个姿势。重要的是，要使孩子们感到：他们的存

在给家里造成了幸福的气氛。生活在这样愉快环境中的孩子们，通常不会去留心听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谈话，对父母的抱怨会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深信不疑，这是说俏皮话，或是一时情绪不好，反正什么也不会冲淡他们作为孩子给家庭所带来的欢乐。但是，当父母亲的举止中透露出不安，喜怒无常，神经质，一句话，当家中笑容少了的时候，孩子就会感到痛苦，他会感到自己的出世是个错误，他的信任和乐观赖以建立的基础动摇了。

劳碌的、心情忧郁的父母亲无疑都是爱孩子的。然而他们坚信，他们做父母的才是家庭生活中的主角，而且他们在行动中也是这样表现的。令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他们还没有长大成人，还没有摆脱少儿们的自我中心主义，虽然他们早已失去了少儿的天真。在他们看来，孩子是次要的角色。尽管父母亲宠爱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地照料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孩子们不应该是个令人厌烦的人，不应该留心听他们的谈话，不应该拴在家里，妨碍他们休息。

滥用权力

提高威信，这是个传统习惯，而太多的父母亲都受这个传统习惯的支配。尽管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常常抱怨说，孩子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不请求得到大人们的允许。他们还常常发牢骚说，看看周围情况就很清楚，现在的孩子比过去的孩子自由得多了，更明显的是，现在的父母亲给孩子们的零花钱太多了，等等。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娱乐不也是比我们父母亲的那个时代多吗，如果我们买得起，花钱不也是比他们多吗。大家，包括孩子们的生活方式都变了。可是，父母亲和孩子们

的关系（在独立的丰富多采的生活方式中）依旧没有变。今天，如同四十年乃至一百年以前一样，父母亲把自己的权威当作优越于孩子们的象征，当作强制的手段。

父母亲利用这种权威，极其粗鲁地对待孩子，当着别人的面申斥他们，吹嘘他们的学习成绩，责骂他们的朋友，使谈话的对方和孩子都感到不好意思。大人们用孩子们似乎听不懂的暗语聊天，大谈孩子们并未参与的秘闻，从而引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和痛恨。这些作父母的，绝不会在其他场合表现得如此没有教养。显然，在他们看来，在自己“顽劣的”孩子面前可以例外。

由于滥用权力，大人们常常任意断定，什么事情能够和应该使孩子们发生兴趣，什么事情可以准许或必须禁止孩子们去做，也不征求自己小“附庸”的意见。

大人们几乎经常忽视孩子们学习、玩耍、休息的必要条件。我们看到，一些当运动员的父母亲，把小孩随身带到旅游地去，带到简陋的小茅舍去。在那里，大人们喝着刚挤出来的牛奶，使用睡袋，孩子们则由于年龄太小，依恋家庭，又要遵守旅游中严格的作息制度，因而心绪不佳。

有一些母亲，经常打断孩子的学习活动，派他去干家务活。他们所用的口气，似乎这当然比学习重要得多，更不用说比游戏了。根据传统习惯，游戏一贯被看作不大重要的事情，如果孩子们玩的时间较长，而且闹哄哄的，那就要受到责备。我们有许多人，总想要男孩子玩的时候，身上保持整洁，不要弄脏或撕破衣服。这些父母亲忘记了自己在童年时，也多么想玩沙土，在草地上打滚，啪哒啪哒地踩水洼。哪个孩子能够总记住：今天是节日，妈妈给他穿上了漂亮的衣服？这些父母没有想到，那些太爱干净的男孩子和特别

爱惜自己发型的听话的女孩子，可能会走上逢迎别人的道路。

传统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

当然，不应当完全否定传统（习惯和往事的贮藏处）的重要性，它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着影响。不应当忘记，传统是我们的教育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具有的一些优点，应该归功于传统。即使我们过去受教育的制度和以前的家庭生活准则，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的孩子们和现代的生活方式，但是它们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历史意义，它们赋予过去以令人激动的诗意图。

拘泥于传统的错误，完全不在于承认传统，而在于成为传统的奴隶，企图把它强加于现在的家庭，照搬不会再有用处的老一套。

长期囿于习惯，妨碍着人们去合情合理地分析传统和批判地对待传统，于是乎就对传统合盘接受：或者把新生儿紧紧裹在襁褓里（到现在许多母亲都犯这个毛病！），或者搞不可思议的迷信，或者不尊重孩子的个性，以致完全违背我们自己宣布的原则。这种状况，阻碍着那些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极为宝贵的传统的形成，这种传统是在家庭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如家里的饭桌和菜肴有固定的摆法和端法（尽管不象祖母夸耀的那样尽善尽美），干活时要重视有条不紊的节奏，谈论我们童年时代难以想象的话题，如此等等。

一些先进的现代人，在家庭生活方式中也常常保持着一成不变的陈规陋习。正是这些为社会的进步和革新而紧张奋斗的公民，作为有权威的父母亲，却时常是一些自相矛盾的可悲榜样。

二、家庭民主

父母亲的权力

什么叫权力？权力是如何产生的？哪个机关使我们享有的这样的权力？是呵，没有这么一个机关，父母亲不是选举产生的。这里存在着一种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大概永远也不会废除。可是这并不十分有害。我们必须行使权力，因为孩子们期待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放弃权力，不能保证他们过着可靠而平静的生活，那是不会合他们心意的。孩子们，特别是幼儿们，没有有权威的权力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们就会感到不知所措。他们的选择正是他们承认我们权力的合法性。

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得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要更自觉地去做：指导他，帮助他做决定，因为他在做出选择时常常束手无策。大家都知道，孩子们要自己做出决定是感到很困难的，尽管他们很任性，好象谁的意见也不愿意听（可能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或者是期望得到自我肯定的表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必须让他们能够做出日益重大的决定，承担日益重大的责任。这对孩子们以及他们今后的成长有着深远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个很大的优点。具有这种美德的父母亲为数不多。我曾经希望我也是这样的家长，但是事实与此相反。

假期还剩下两天，托尼诺和阿尔贝托商定去热那亚姑妈家度假。那时他们是十二岁，他们早已习惯独自去旅行。但

阿尔贝托病了，他不得不放弃这次旅行。托尼诺说，他一个人去。我怕招致他的抵触，决定不表示反对。我装作是个通情达理的母亲，圆滑地想用反面的方法去说服他：

“当然，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去吧！”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

“告诉我，阿尔贝托不去，你不会感到寂寞吗？你得乘早晨七点钟的快车去。”

“妈妈，为什么呀？我可以乘十二点钟的那趟车去。”

“不行，十二点钟那趟车还要换车。你一个人在车站无事闲逛，我不放心。”

“好吧，妈妈，我乘七点钟那趟车去。”

后来我又对他说：

“在假期中干吗这么早起床，本来可以好好睡一觉……”

自然，我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残忍，托尼诺闷闷不乐地说：

“那到底怎么办，妈妈，我还去吗？”

我回答说：

“我已经说过了，随你的便。”

完全出乎意料，托尼诺突然哭了起来，这时我才明白，我使他很扫兴，我的心抽紧了。

“去吧，去吧，现在我真的拿定主意，你乘十二点钟那趟车去吧！”

但是，一直到我丈夫回到家里的时候，儿子仍然闷闷不乐，一副惘然若失的样子。我丈夫立刻对情况做出了正确的估计。

他对我说，“难道你没猜想到，托尼诺根本不想一个人去热那亚吗，而且他希望我们不准他一个人去。”

他立即对儿子说：

“你很清楚，明天去显然是愚蠢的。你们俩人都会感到寂寞的，他在这儿，你在那儿，这不合适。我不准许你去。”

托尼诺立即快活起来，再也不想这件事了。后来，他承认他忘记了这件事，而我却永远记得这件事情。只有正确地运用我们的权力，我们才能成为孩子们要选择的父母亲。下面，我们谈谈家庭民主的另一个方面，即家庭民主所保障的一些权利。

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在一些家庭中，孩子们不仅享有言论自由，而且还受到鼓励。除非绝对必要时，很少为此受到处罚。他们通常的实践，就是谈话，争论，说服别人。

有一位母亲就这个问题写信问我：“可不可以想点办法来维护父母亲的言论自由呢？如果我们有平等权利的话，那为什么在吃饭时的谈话中，不许我们插话呢？”

我能够说些什么呢？好好教育子女，就是要他们养成习惯，经常想到周围的人都和你有同等的权利，应该遵守一条普遍适用于大人和孩子的不可更改的原则：“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不要滥用自己的自由，不要利用自由来妨害别人。”

只要愿意，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学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留心自己的举动不要太吵人。诚然，这种试验在我们家没有成功过。但当我看到在吃饭过程中孩子们高声谈话，为该轮到谁去拿水或水果而争个不休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的母亲讲过的她那遥远的童年时代和那长时间默不作声的进餐情景。当时，她和她的九个兄弟既没有权利谈话，也

没有权利向父母亲提问。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为了让孩子们享有平等的权利，有时候容忍他们的喧闹是必要的。

孩子们强烈维护集会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某些家庭中得到了实现，在那里，孩子们可以自由来家里作客。我们假定，这是件麻烦事，特别是孩子来得很多的时候。当然啦，他们在离开之前应当帮助收拾房间，但是不要忘记，有许多孩子光顾过的房子，不会是井井有条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家和邻居家的孩子常常在我们家里集会，而不知怎么的，我不大坚持要他们在各家轮流集会。我的一个最亲密的女友经常来参加这些集会，我对她谈了这样一个想法：

“你是不是可以在你家接待他们，比如说三天一次。”

她回答说：“这不可能，把我们家搞得乱七八糟的，可不行。”

我反击说：“太好了，你要知道，我们家也是如此。”

她反驳说：“不，在你们家是可以的。”

看看四周，我明白她说的对，我无法反驳她的话。说实在的，虽然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公平的，我充满着一种自豪感。每当我看到别人家住宅里一尘不染的窗帘和光滑照人的打腊地板，我几乎为我们家涂得乱七八糟的墙壁和自己是个不尽职的主妇而感到不好意思时，这种自豪感一直在支撑着我。孩子们愿意来，感到很随便，大人在场他们也不感到拘束，这样的家庭还不令人感到骄傲么？

发表意见的自由

我们常常宣称，让自己的子女享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是细想起来，我们是在一个重要的附带条件下，才容

许他们这样做的，那就是他们的意见不应该同我们的意见有太大的分歧。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的见解就是他们的思想反映和体现。这些思想来源于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书籍，以及常和他们一起散步的那些自信的爱发表议论的朋友们，而我们采取的态度，则似乎在骄傲地说：“这种事你不懂！”有时候我们竟公开说这种话。

由于对孩子们形成见解的环境毫无道理地抱有反感，或者由于更重要的一些原因，我们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少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即使我们阅读有关的专门著作和了解各种流派的教育学，但只要孩子们一说出不符合我们观点的见解，我们就常常会忘记发表意见的自由。于是就发出种种责难：“别说蠢话！”“你认为你比我们还聪明？”“你瞧不起我们的经验？”等等。我们习惯于用教训人的口气说话，用一些俗语来论证父母亲的有益经验。可是，总有一天我们得承认，对于孩子来说，我们的经验无法同他们自己获得的东西相比，他们要按自己的意愿，要按新的方式，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方式行事！发表意见的自由的先决条件，是尊重别人的意见。虽然通过即兴的辩论，结果否定了自己的见解，但孩子会感到他的见解没有受到轻视。这样的孩子的思维能力，就会得到自由的积极的发展。而一个被没完没了的限制和责备吓坏了的孩子，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夏天，我们在海边结识的那个有礼貌而有些腼腆的罗贝尔托，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罗贝尔托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在游戏中表现得很有才能，而在学校里他并不出众。

他母亲解释说：“最要命的是怕难为情，这都是由于我丈夫把他管得唯命是从，说他是个慢性子，还经常说，‘这种事你不懂’，以此来堵住他的嘴，从来都不让他发表自己的意

见。”

这时，天变得凉爽起来。

我说：“要下雨了。”

罗贝尔托不同意地说：“不会下的，夫人。乌云不多，而且很快就会散去。”

他母亲马上干涉说：“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夫人说要下雨了……不，他总是要插咀！”

我提到罗贝尔托，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在这本书里我还要提到他呢。

出 版 自 由

显然，在家庭里不存在出版问题，有一些孩子爱好画画儿和写东西，他们一张接一张地画满带有题词的画，有时画得还不坏。任何一位家长也不想妨碍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又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某些书、某些戏剧能不能让他们看。我们往往遵循很有争议的标准，来决定许不许可他们看的问题。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和孩子们一起进行讨论，使他们习惯于联系所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或电视节目来评价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自然，我们的态度应该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不断修正。比如说，在和孩子打交道时，运用自己的威信来制止他们是最好不过的，什么事也不要强迫！我们有什么权利非要他们喜欢我们所喜欢的那些书呢？在制止时，需要慎重，不要犯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和孩子们的趣味很不相同，我们有时很难去读他们读得入迷的东西。我们曾经生气地否定连环画册的出现，斥责那些插画和对话的粗俗，认为这些东西减弱了孩子们的想象力、思维能力和读书的欲